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雾山之恋

雨 煤 著

雾山之恋

雨 霖 著

责任编辑 马 迅
封面设计 邹 刚
技术设计 夏顺利

雾 山 之 恋

雨 煤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270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贵阳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02,000

ISBN 7-221-00613-x/I·17 定价：4.30元

八月十五月儿明。

今天是中秋节。月亮连影影都不见。绵绵细雨从早下到晚。天空布满阴云，把星星、月亮都遮住了。雨还在下。今夜的月亮是不会出来了。董家塘的娃娃们不再嘟念“月亮公公大圆脸”，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啃着月饼，极不情愿地被大人催上床睡觉。

通往寨子的小路上，走着一个女子。她头顶斗笠，打着手电，急促地往寨子走。雨，已经住了，夜很黑，路很滑。进寨后，她在岩头上刮掉沾在鞋底上的黄泥巴，抬头看看天，叹口气，把挎在肩上的布兜提在手上。

她叫秀芝，从王家湾回娘家来。走在董家塘的石板路上，她心头在打颤，双腿也软了下来。这不是因为走了三十几里路的缘故。董家塘是她熟悉而又疏远的地方。今年二十五岁的秀芝，有二十年没在董家塘居住。五岁时，她就作为童养媳离家到三十里外的王家湾了。二十年来，她成了王家湾人。逢年过节才回到娘家，回到董家塘，在家住几天，同两眼已看不清东西的妈妈在一起。

今天，她吃了晌午就离开王家湾。雨天路不好走，紧赶慢赶天黑才拢董家塘。今夜没月亮。寨子里的人家户都闭了门。没遇上熟人，秀芝心头反倒觉得自在些。每次回寨，她怕碰到乡邻，更怕同姑娘媳妇摆谈。董家塘的熟人、伙伴好象也摸到了秀芝的心，很少向她打听王家湾的事，问她夫家的情形。秀芝估得到，他们当面不摆谈，背地都说焦了。从每次回娘家时人们的脸上，她看得出。

秀芝趁着黑夜，一头扑向寨子挡头的家门前。她在石阶上踉跄糊满泥巴的双脚，脱下斗笠。屋里没点灯，门关着。她用肩膀推门，撞倒了板凳。

“是大龙吗？”屋里传来妈妈的声音。

“是我，妈！”秀芝答应着。大龙是她哥哥。

“哦！是秀芝！”妈妈听到是女儿的声音，喜出望外，赶忙从床上爬起，“乖女，你来了……快点灯，火柴在这点……”

老人两眼已看不清东西，白天只能辨别一些晕影。除非儿子在家，晚上很少点灯。对她来说有亮无亮都差不多。她颤颤巍巍摸出房门，递给秀芝一盒火柴。

秀芝照着手电把妈妈扶到堂屋的竹椅子上，划亮火，点着了煤油灯。她来不及挂斗笠，一下偎在妈妈身边，把布兜塞在她手上。老人双手象树皮，捏着女儿递给她的布兜，问：“啥呀，秀芝？”

“月饼，洗沙的……”

“家里有，家里有……”说罢，她从竹椅上立起，要去房里取今早上二花从乡场上带给她的一斤红糖月饼。她还没舍得吃，放在米柜里。

秀芝把她按住，不让她去拿。她默默地凝视着妈妈脸上深深

交错的皱纹，又拿手在她眼前晃晃，见老人没什么反应，心头酸酸的。妈妈比她春节回来时更老了，眼也更不明了，她是她身上的一块肉。二十年来她没有好好服侍过她，每回在家住个十天八天，不仅没为老人减轻劳累，反倒让她抢着为自己做这做那，更劳累。打她懂事时候起，一直到她成家，年年如此。

秀芝妈颤抖的手触到女儿肩上，衣服湿漉漉的，手也冰凉。她忙叫她把湿衣服脱掉。说着她从椅子上站起，进房取干净衣服。

“我会拿，妈。”秀芝从布兜里摸出一个月饼，掰开塞在妈妈嘴里，自己跑进屋，从竹箱子里翻出一件衣服。

秀芝妈摸着走进灶房，在缸里舀瓢水倒进锅，点起灶洞火，秀芝从小爱吃面条。每次回家她都为她煮一碗又香又辣的鸡蛋面。有时干面条没有了就用手擀，切得细细的，秀芝一样喜欢。

秀芝脱下昨天才上身的淡花“翻领衫”，换上几年前丢在家的蓝布衫。等她扣上腋下的扣子，才感到衣服瘦了，胸脯勒得慌，她想起几月前同寨上几个女子赶场，百货摊子上挂着的白布奶笼笼，她们想买都不好意思。秀芝后悔当时没买一个。

“妈，我哥呢？”她在房里问。

“吃酒去了，早上二花就来喊了。”

“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哟，早些把二花接过来吧，家里多个帮手。”

“我口水都念干了”，秀芝妈埋怨道，“快‘翻山’的人了，你急他不急。唉，哪个晓得做老人的心噢，寨上比他小的人都抱上娃娃了。东挑西挑，挑了个疯扯扯的二花……”

秀芝在房里叹口气。她不是为大龙哥的婚事担忧。二花同她哥相好早就听说了。他们是自己对的象，情投意合，早晚二花要

过门的。秀芝觉得二花嫁给大龙是福气。论人品，脾性，长相，大龙是董家塘扳起指头可数的伙子，好些姑娘都偷偷把心寄托给他哩！大龙的婚事用不着秀芝和她妈妈焦愁。秀芝的叹息含着对二花的羡慕和妒嫉，对她自己婚事的怨恨。

眼睛不明耳朵很灵的秀芝妈，听到女儿在房里叹气，反倒安慰起她来：“秀芝，随他们去。这阵子二花跑得勤，我看两人也快了……”

“我不为哥着急。”秀芝走进堂屋，把斗笠挂在壁柱上，“妈，你做哪样？”

“我给你煮碗面。跑几十里路，早饿了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吃，妈，”秀芝进灶房，把燃着的细树枝退出灶洞，“一点也吃不下，真的……”

“你吃晚饭没有？”

“没。”秀芝摇摇头。

“那……”秀芝妈用瘦弱、苍老的双手在女儿脸上、额上抚摸着，试着冷热。她怨恨自己眼睛看不清楚，不能打量女儿的气色，“你，没病吧……”

“没有，妈妈，没有。”

“别把柴熄了，烧点水，也将就烤烤身子。你手好冰……”秀芝妈把女儿手紧紧抓着。

秀芝也紧紧抓着妈妈的手。不知咋的，她突然感到鼻子一酸，泪水汪出了眼眶，止不住往下淌，有两颗落在妈妈的手背上。

“秀芝，不舒服吗？”女儿的眼泪象滚开的水珠，灼痛了妈妈茧厚皮粗的双手。

秀芝把脸贴在妈妈手上，忍住泪水，回答道：“没有不舒服，

没有不舒服，好好的……”

“是不是受气了？秀芝，告诉妈……”

秀芝一句话也不说，目光滞呆地望着灶洞里燃烧的干柴。火苗映在她圆圆的脸上，一双大眼睛文静而深沉，被灶洞散发出来的热气吸干的泪痕，留在她高高鼻梁的两侧和弯弯嘴角旁。妈妈用手指梳理她的短发。秀芝感觉到她手指在颤抖。

秀芝偷偷看妈妈一眼，干瘪的嘴唇和深陷的眼窝，刻下深深的纹路，如同受伤的小灯蛾，在蛛网上蠕动，连挣扎的活力都没有了。她可怜妈妈，往日间偶尔冒出的对她的怨恨，此刻全消失了。

女儿不说话，妈妈心里更不安。秀芝七岁给人家当童养媳，十六岁结婚，她总象欠了她一辈子无法偿还的心债。秀芝逢年过节回来，高兴的时候少，愁闷的时候多。女儿不说妈妈心里也明白，她有难言的苦楚。随着年岁的增大，秀芝的苦楚越来越深，越来越难忍。当妈的除了同女儿一样苦而外，无法解脱女儿的苦。

有时候眼泪都不能当面流。

秀芝爹在世的时候，就同王家湾的弯老四打了儿女亲家。弯老四和秀芝爹都是土改时的老根子，两人好得穿一条裤子。弯老四添丁的第二年，兄弟弯老五当了社主任，王家湾从此成了团转几十个村子瞩目的大队。不久，秀芝爹也添了第二口人。两家感情好，又仗着弯老四家是乡干部，秀芝爹就照通常乡俗，一口允下了这门儿女亲。

六〇年秀芝爹熬不过大灾荒，浮肿倒下就起不来。临死前话也不能说，只指着六岁的秀芝朝王家湾方向摆脑壳。秀芝妈和在场的乡邻都明白，他挂牵的是女儿同弯老四儿子王栓子的婚姻。

秀芝爹死后，秀芝妈拖着两个娃崽，日子越来越艰难。第二年弯老四把秀芝接回王家湾抚养，平时也不断接济秀芝爹撇下的孤儿寡母。弯老四尽心尽力，照顾秀芝一家，四方乡邻都说弯老四义气。

秀芝从小到王家湾，很快习惯了陌生的生活。她喊弯老四为爹，喊比她大一岁的王栓子为哥。弯老四一家也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没象旧社会的童养媳，挨打受骂，吃不饱穿不暖。秀芝在王家湾同所有人家的女娃娃一样，过着有家庭温暖，有人疼爱的日子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小秀芝长到十二岁了。这一年夏天，王栓子被毒蚊叮了一口，早晨起来喊脑壳疼，又发烧又说胡话。背他到乡里医治，说是脑膜炎。弯老五（当社主任后学名王长根）多方设法，抬到区里医了二十一天，人总算得救了，却留下后遗症。活蹦乱跳的王栓子，一下变成个人事不省的残废人。他手脚扯疯，扭颈晃脑，走路东倒西歪，说话含糊不清，口水不停往下淌。

中年就丧妻的弯老四，见儿子成了这副模样，比死了先人还揪心。这是老婆留给他的唯一独丁丁，现在人不象人，畜牲不象畜牲，叫他如何是好？他自己又老了。

弯老四绝望中到处投医，用了几百种草药，求了几十个名医，连蜈蚣，壁虎的偏方都用尽了，也没能把儿子治好。弯老四不再抱希望，任凭儿子一年年长大。就在王栓子十七岁那年，命运把秀芝推进深渊，她和王栓子成亲了……

灶洞里的柴正旺火，锅里的水开了。秀芝妈一定要给女儿煮面，秀芝拗不过，只得让妈妈慢腾腾地忙碌。不为女儿煮这碗面，她今夜心里是不安的。

一碗荤油花椒面条递在秀芝手上。秀芝妈在女儿面前坐下，她眼睛看不清，却守在女儿面前，听她象往常一样边吃边夸赞她做的面条香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欣慰。

秀芝捧着滚热的面条，放到嘴边又放下了。她一点也咽不下，闻到油味就闷头，心里不舒服，象生病一样。

“秀芝，你吃呀，趁热。”

“我……吃不下……”

秀芝妈心头一愣，嫌她做得不好吃吗？是啊，她老了，眼又不好，做不出味来了。

“我再打个蛋……”她说又要进灶房。

秀芝一把把妈妈拉住，说：“我吃，我吃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秀芝端起碗，挑起一箸面，没等她咽下就“哇”地吐了出来。

“秀芝！你……”

秀芝再也忍不住，抱着妈妈的肩。一边啜泣一边说：“妈，我，我怀上了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”秀芝妈如梦初醒。这些年她在心里默默想过这事，可从不敢挂在口边，更不敢当面问秀芝。她害怕女儿过那种日子。今天听到女儿有了喜，她是激动的。这是做女人的责任，是痛苦，又是幸福。

“大喜事啊，秀芝，大喜事……”秀芝妈双手颤抖，十个指头在女儿双颊上不住抚摸，“几个月了，乖女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，不知道……”秀芝泪水直流。

“傻女子，这是高兴的事，哭啥哩！”

秀芝哭得更凶了。

“他们家一定欢喜死了，结婚这么多年才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”秀芝打断妈妈的话，边哭边说：“不让他们知道，谁也不让知道！”

“咋了，乖女？”秀芝妈很奇怪。

“答应我，妈，你不要说出去，对谁都不能告诉，答应我……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妈……”秀芝扑在妈妈肩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2

秀芝的苦楚没法对人说，也不愿对人说，对妈妈也一样。那样不仅不能排遣她的苦，还会带来新的苦。她偷偷怨过爹妈，怨过公公弯老四，怨过不能给她带来幸福的丈夫王栓子，也怨过自己——怨自己是女人！

她多么的悔恨啊！

她公公弯老四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，比起他弟弟弯老五来，使人很难相信他们是一母所生。弟弟当了社主任后，弯老四在王家湾的地位也水涨船高。尽管他是个小队长，实际上大队支书都尊敬他。王家湾的庄稼人都在背地里说，弯老四自打兄弟当上社主任后，腰杆也不象从前那么弯了。

弯老四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他腰杆硬。他感到很悲凉。婆娘死后家里象倒了一堵墙，日子凄苦。儿子得的这个扯扯病叫人绝望。他变得更加苍老和衰弱，整天沉默寡言，拼死命做活路。

大树底下有荫凉。弯老四靠他兄弟弯老五当社主任的招牌，引来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寡妇与他重新成家。有人说这是社主任从中牵的线。小寡妇淑芳不嫌弯老四老，却嫌他背时儿子累赘。她迟迟不给弯老四扯回销，牵线说媒的两边来回跑，钉子就是钉不到板子上去。

后来才明白，寡妇淑芳是用心计的人。她嫁到王家湾去，以后同弯老四生下一男二女的，残废人王栓子是个大包袱，她背不起啊！

“除非那个傻儿先成亲，”寡妇淑芳说，“要不，我不能过去……”

“栓子成亲？！”弯老四听了吃一惊，“他连屎尿都不分，咋能……”

寡妇淑芳嫁给弯老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。要说有所图，她图的是靠山社主任。要是弯老四的儿子同她在一起过，那就如同雨天背谷草，越背越重。只有等他成了亲，她过去后，把家一分，不在一个锅里烧煮，王栓子另立门户，包袱就甩脱了。

弯老四做不出绝情事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他要听兄弟弯老五的安排。社主任的话他从不打折扣。

这时，有人对弯老四说，鸡公山有个巫师，仙法灵验，能驱魔捉鬼，医得好半死不活的怪症。弯老四心诚意诚，不放过一线解救儿子的希望。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医不好也不冤枉。

巫师是个女的，到了弯老四家就点烛插香，作鬼弄神跳了一阵。她叫弯老四把儿子领进乌烟瘴气的堂屋，然后她学着王栓子的样，爪手爪脚拉着他又跳又转圈，来回折腾了半天，王栓子晕了头，倒在地下。女巫师也躺在地下，口里念念有词，耳朵逗到王栓子嘴边，不一会又哭又笑，跳一阵就还了阳。

女巫师醒来头一句话就对弯老四说：“有救！”

弯老四喜出望外，嘴唇颤抖着：“大仙咋救？只要把崽崽医好，有求必应……”

“他是女鬼缠身，要解。”

“咋解？”

“冲喜。”

“咋冲喜？”

女巫师把弯老四拉到后屋，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，把弯老四说得目瞪口呆。

“大仙，没别的办法了？”弯老四可怜巴巴地哀求。

女巫师直摇脑壳，神秘地说：“妖气积得太重，错过放河灯节就晚了，那时办也不灵了……”

弯老四整整两天吃不下，睡不着，左右为难。最后，他终究鼓起勇气，把秀芝叫到身边。

“唉，我老了，秀芝……”他哀声叹气，把镶着玻璃烟嘴的烟杆从口中拔出，“咳咳咳”地吐着口水。

“爹，你哪里不安逸？”秀芝捶他的弯背。

“二天这个家就靠你们了……”弯老四把“你们”两个字说得特别重，“秀芝，你今年十几了？”

“爹，”秀芝噘着嘴，一脸不高兴，“人家几岁你都忘了，……”

其实弯老四一点没忘。他从秀芝七岁来家，一年一年地数着她和儿子的年龄。等他们过了十岁生日后，弯老四象所有庄稼院里的当家人一样，计算着儿女们的前程和未来婚姻大事。他比别家优越的是，用不着托人为儿子说亲，也用不着担忧娶媳妇的彩礼。一切都安顿得妥妥贴贴，到时候水到渠成。

“爹不中用了，”弯老四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虚弱，在秀芝面前失去了做长辈的那种气度，“我就指望你啊……”

“指望我你就让我到乡里去嘛，”秀芝一半撒娇一半嗔怪，“你不去找长根叔，我自家去！谋不到事做在场坝摆个摊子也好嘛！”

“咳咳咳……”弯老四干咳嗽不言语。秀芝要到乡里谋事的心愿，已跟他唠叨过无数遍了。他也动过心，趁兄弟在朝，给秀芝找个吃“公粮”的差事。实在不行哪怕当个“临时”的或者象秀芝自己说的摆个摊子，也能找几个活钱啊！

弯老四把这想法对弯老五说后，社主任十分“原则”地一口回拒了哥哥的愚蠢想法，弯老五虽没点破，弯老四却从话语里悟出了深奥的含意。他脑壳一下开了窍，不禁佩服兄弟的远见。是啊，秀芝一旦到了乡里，还会是王家的人吗？

打那以后，弯老四对秀芝提出找社主任开“后门”的要求，也就“原则”地挡了回去。秀芝并不死心，一有机会就唠叨。她向往外地陌生而又诱人的生活！对她说来那是一个迷人、神奇的世界。她没有上过学——这里的女子都不进学堂。但她听说过外面有一个与天、地一样大，比山里富贵千万倍的梦幻世界。她想象那就是人间的天堂！秀芝从小就梦寐进入那个天堂。

“你有十五了吧，秀芝？”弯老四故意说小秀芝的实际年龄，反问道。这是他两天来茶饭不思，用他有限的聪明，巧意编织的一个圈套。

“嗯嗯嗯……”秀芝的拳头重重地落在弯老四背上，不满地哼哼，“人家吃十六岁的饭了……”

“哦，十六岁了！”弯老四露出惊讶的声色，“不小了，不小了，成大人了……”

秀芝听了有些得意，仿佛突然间她已长高一截，屋子变矮了。

“听你奶奶说过，她十六岁就开怀了……”

“啥叫开怀，爹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……”

“嗯嗯嗯，不听这些，那是旧社会。”秀芝撅起嘴，很不高兴。

“做女人都一样……”弯老四含含糊糊吞吐半句，又把烟杆塞在嘴里，叭哒叭哒地啣着烟。

堂屋里弥漫着呛人的叶子烟气息，屋外枯黄的落叶在地下被风刮得沙沙响。柔弱的阳光从西边隐去后，天空变得阴沉失色，屋里更加灰暗。弯老四不再咳嗽，秀芝也歇手不再捶他的背。

“煮得晚饭了。”秀芝说着就进灶房。

“不慌，秀芝。”弯老四叫住她。

“嗯？”秀芝望着愁眉苦脸的弯老四。

“秀芝……”弯老四声音有些沙哑，熄灭烟锅巴，拿又黑又粗的手背擦擦被烟熏红的双眼，气短地说“你说爹对你好不好……”

“爹……”秀芝被弯老四突如其来的话问得不知所措，“你问这干哪样嘛！”

“爹是说，有没有亏待你的地方……”

秀芝摇摇头，说：“爹好。”

“你过来，你过来，”弯老四伸出干瘦颤栗的长手臂，招呼秀芝到他跟前来，“你桂子哥的病，你是晓得的，为我他操碎了心。这么多年医不好，看到他我心头就象刀割……要是能替换，我巴不得同他调……”

说着，弯老四眼圈湿润了，秀芝也难过得勾下头：“别多想

了，爹，慢慢来……”

“秀芝，你想不想把栓子哥的病医好？”弯老四一双泛红的泪眼定得象鱼眼，直直地盯着秀芝。

“当然想医好呀！”秀芝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。

“托先人福，他的病能医好哩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弯老四连连点头。

“哪里能医？”

弯老四沉默不语。

“爹……”秀芝很着急。

“秀芝！”弯老四胸中压抑着的炽热情绪，憋不住了。他嘴角痉挛，双手更加颤抖，“能救栓子的只有你……”

“我？”

“听我说，秀芝，听我说……”弯老四从草团凳上立起来，两腿站不直，腰更弯。

“啥呀，爹，说吧……”秀芝见弯老四这副样子，有些惊慌。

弯老四老泪纵横，结结巴巴把前几天巫师附体说冲喜能医好王栓子的话，重述了一遍。秀芝听后一点也不明白。巫师说的话跟弯老四说的只有她能救栓子哥有啥相干呢！

“爹，啥叫‘冲喜’呀？”秀芝天真地问。

“就是成亲办喜事……”

“给栓子哥办喜事？！”

“秀芝……”弯老四突然觉得舌头转不了拐，血直往脑门心冲，眼前闪烁着飞逝的萤火虫，脸火辣辣地发烫，“你……你同栓子……成亲吧……”

“啊?!”秀芝象被人劈头打了一棒，吓呆了。她盯着弯老四那张象受伤猛兽一般的脸，感到又可怜又可怖。在秀芝心灵深处空旷、板结的处女地里，还不曾飘落过一滴情感的雨露，种下一颗爱情幻想的种子。现在突然响起一声霹雳，倾盆大雨向她灌注下来，使她连产生躲避的反应都来不及，一下就遭到了无情的侵袭。

秀芝感到可怕的还不是成亲的对象是一个丧失人的意识的残废人，而是成亲这件事情的本身。她认为那是妇人的事情，对她还非常陌生和非常遥远，因此觉得是一种可耻的褻渎的事情。

“我不……”她喊叫道。

“秀芝!”弯老四如同跌入深潭，拚命抓着水上的飘浮物一样，她挣扎着，几乎是哀号，“只有这样，你栓子哥的病才会好……”

“他，他，他……”秀芝的心在胸中撞击得左摇右摆，上翻下滚，“他同别人成亲吧……”

弯老四伤心得哭出了声，嗫嚅道：“完了……完了……栓子完了……”

“爹……”秀芝也哭出了声。

“我的好秀芝……你救救栓子吧……”

“爹呀！叫我咋办才好啊……”

弯老四失去了控制，失去了尊严。他弯曲两条细长的腿，朝秀芝跟前挪动两步，“噗通”一声跪下了：“爹求你，秀芝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秀芝心软了。

王栓子这时爪手爪脚从外面进来，他扯着脖子，痴呆地朝跪在地下抱成一团的弯老四和秀芝傻笑。接着，他也“噗通”一声跪下了，嘴里不住地滴水。

秀芝哭得更伤心了……